紐約客

前不見古人。後不見來者。
念天地之悠悠。獨愴然而涕下。

陳子昂登幽州臺歌

骨灰

白先勇

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。七八年哥哥獨掉頭從黑龍江返回上海，便開始四處打聽，尋找父親的遺骸了。經數度到當明島去查詢，可是不得要領，那邊勞改農場的領導已經換過幾任，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罪犯平這樣一個人。文革期間，從上海下放到當明島勞改的知識份子，數以千百計，父親在交通大學教書，雖然資格很老，但只是一個普通教授，還稱不上「反動學術權威」，他在當明島上的生死下落，自然少有人去探會。那個年代，勞改場上倒斃一兩個犯人遺体是常的知識份子，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哥哥奔走了幾年，父親的骨灰下落，始終石沉大海。父親在當明島上勞改了八年，[illegible]是七六年初去世的，連四人幫倒台，只差幾個月的光景。哥哥信上說，

按規定，保存骨灰，時限是三年，三年一過，主人退領，便會處理掉。因此他寫信給弟弟，要他設法將父親骨灰送來香港，安葬之日了。未料到今年秋天，突然間，路迴峯轉，交通大學竟主動出面，協助哥之，到德明島追查我父親遺骸的所在。哥之把父親骨灰，迎回海家中，馬上打了一个電話到紐約給我，電話中他很激動，他說交大預備替父親開追悼會，為他平反，恢復名譽，並且特地邀請我到上海去參加。這，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。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同，賣給北京第一机械廠一批巨型渦輪，這批交易值三千多萬美金，是公司打開中國市場的第一炮，因此份外重視，特別派我率領一个五人工程師團，赴北京訓練中一机械廠的技術人員。工業部的接待事項籌劃得妥當周到，連我们上海的親戚朋友都收到了一封書，並且還新裝上電話，以便我到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時，可以住在家中，哥之團聚。不過，父親的追悼會，一定也是那邊當局組織安排的了。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上海時局吃緊，父親命母親帶我跟隨大伯一家到台灣，他自己留守上海，等待局勢結束，再南下與我們會合。母親帶他親筆寫的信，交代我們到台灣，共軍已經渡江。父親這一个決定，使得我們一家人，從此分隔海峽兩岸，悠悠三十年，再也未能團聚。母親在台灣渡過了她餘後的下半生，從她常掉淚的眼神以及身體的骨瘦中，我深深的感得到她對父親的份

給上

寄託的思念。最後母親纏綿病榻，臨終時她滿怪憾恨，嘆惜道：「齊生，我且不到你爹爹了。」她時時刻刻盼望美國當局，利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改建工程博士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書寫一位親戚，轉告父親，通過親戚傳遞，或與父親間接通信。我們只通了六封，便突然中斷，因為文革爆發了。從此，我也就失去了父親的音訊。哥哥信上說，父親是因為受了「海外關係」的連累，被打為反革命份子的，而我給他的那幾封家書被抄了出來，查成了「裡通外國」的罪証。寫父親是堂明倫到底受了些甚麼罪，哥哥一字未提。他只含蓄的告訴我，父親一向患有高血壓的痼疾，最後因為腦冲血，倒斃於改造場上，死時才六十五歲。

寄語如何，安慰父親設法與父親取得連繫。

寄中國的行程，都由公司替我們安排妥當，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飛往上海。十九日，我先飛舊金山，打算在舊金山停留一晚，趁便去探望兩姐妹沒有見面的大伯，在他那裡過夜。大伯住在唐人街的邊緣，一幢老人公寓裡，在加利福尼亞州最底的山坡上，是一座灰樸樸的四層樓的建築，裡面住的都是中國老人，大多數是唐人街的老華僑，也有幾個是從台灣來的。三年前，我到舊金山市會，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，我跟到那幢老人公寓，在那狹窄的走廊上，迎面便聞到一陣中國菜特有的回味，大概氣氛日久，濃郁觸鼻。大伯住在樓底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裡，那時伯媽還在，公寓的家具齊全別緻的。客廳正面壁上，仍舊懸掛着大伯和黃鷹將軍合照的那張放大相片，相片差不多佔了半面牆，框子也別緻過了，是銀灰色的。幾十年來海內大伯到那裡，他一直堅持着那張大相片，而且也是掛在客廳正面的壁上。

張像

那是抗戰勝利後新南京的那一年，大伯和蘭將軍合照的。大伯後，蘭將軍從來沒跟他部下合照過相，那次破例，因此大伯特別珍惜。相中蘭將軍穿着西裝，面帶笑容，文儒雅，有百世風雪的英雄氣概。大伯那時大概才三十出头，他立在蘭將軍身側，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裝，剃着个陸軍头，十分英武的模樣。大伯南人北相，身材魁梧，眉宇間隱隱一股出世的模樣。大眉一聳，一双眼睛烟雨有神，隨有鼻梁高挺，顯人的威嚴。後來大伯上了年紀，皆胖起来，眼袍子腫了，又眼袋，而且間隙有毛病，一逢流水汪汪的，一双濃眉也起了花白。他那圓圓的臉上反而添了幾分老人的慈祥。不過他仍舊留着短短的陸軍头，中正式場合，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藍色的毛料中山裝穿出来，洗熨得乾乾淨淨的，穿在身上。只是他那一双腿，那麼未發達，跛了，走起路来，左一拐，右一拐，看他那龐大沉重的身軀，顯得異常蹣跚吃力。從前在台灣，我到大伯家去，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，听他數說抗戰期間，他在上海翦除日寇，制裁漢奸的英勇事蹟。說得興起，他便勞起褲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腿來給我們看，他那双腿是畸型的，膝蓋向曲，身体伸直，膝蓋一圓緊搬緊之，他指着他那双伤殘的腿对我說道：

「孩子，你大伯这双腿啊，不知該記多少功呢！」

大伯在一次鋤奸行动裡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賣了

，落到伪政府特工總部的手裡，圍追七十六号的黑牢中。大伯在裡面給灌涼水、上電刑、抽皮鞭子，最後坐上了老虎櫈，而且並加了三塊磚，終於把一双腿硬生生的給折了。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，可是始終沒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單，救了不少人的性命。抗戰勝利，大伯抗日有功，頗獲蔣將軍的器重，和張照片，就是那時拍攝的，而大伯的事業，同時連到了他一生中輝煌的巔峯。到了戰後，因為人事更替，大伯耿直固執的個性，不合時宜，起先是遭到排擠，後來被人誣告了一状，到外島去坐了兩年牢。七〇年代初，大伯終於全家移民到了美國。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，他和伯媽剛從堂哥帕洛阿圖那了家搬出来。伯媽趁着大伯在洗手間，朝裡面喊了喊，情之对我說道：

「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，和媳婦鬧了開翻了。」

原来大伯在堂哥家暫住，因事時常給他兩个小孫子講述民國史，大概就像他從前給我和堂哥兩人所上的課類似。偏偏堂嫂却是一个歷史博士，專攻近代史，而且思想迂腐。她要大伯的歷史觀格格不入，她認為大伯不該傳授給她兩個倒子講他那些血腥事件。大伯氣之以真，詰問堂嫂道：

「我敢你这个歷史博士，蕭鷹將軍是何年何月何日出生的？出事的地点何在？这件歷史大事你說之看。」

堂嫂若不出来，大伯很得意，必道如果他是主考官，堂嫂的博士考試就通不過。堂嫂省地裡罵了大伯一句：「那

个老[illegible]！」大伯却[illegible]！」連夜還着伯媽便搬了出来。老人公寓房租低，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鋪门口擺了一个書報摊，伯媽也在一家洗衣店裡当出納，两老[illegible]。

「你大伯擺出摊是美太公的点！」

伯媽調侃大伯道。大伯的出報摊在张出報紙不贵，左张的又少有人買，只有靠香港幾本電影画刊勉强撑場面。不過大伯並不在意，他跟伯媽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運动。他又闲始练字了，從前他在台湾一有一段在家中賦閑，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，後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書，江苏同鄉肯給他闲書店展。那天我去的時候，大伯正在伏案揮筆，

「書写对联，鍊的是陶冶情操的功夫。」

自食其力

詩三「夜闌臥听風吹雨，鐵馬冰河入夢来。」手草書写得等走龍蛇，墨跡还没有乾。大伯说，那付对联是给摆上田将軍的，田将軍也是一位很可敬的长官，後来跟大伯是同一个唐人街居民。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，还是田将軍的[illegible]。田将軍亲自来送来一幅「戍馬图」給大伯，大伯回赠对联，投桃报李。大伯花对联上落了款，他命傳两幅对联高々挂起，顯得着退了幾步，很颇为得意的欣賞着自己的傑作，对我笑道：

「齐生，你看々，你大伯的老工夫还在吧？」

「黃金山價絕大霧，飛机在上空盤旋了二十多分鐘才穿

打趣

绘画一些美国观光客

反動

所以

过去

書写

孔雀牌 (24×25)

雪帘下，我從窗户望下去，整个沈阳都沒在迷茫的霧裡，一片灯火朦朧。我到了唐人街，花一家賣東烟酒的買了一隻烤鴨，切了一盤烤乳鴿，还有一盒烟卷——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，打了包，提到大伯的住所去。

如利福尼街底的山坡，罩在灰濛濛的霧裡的爬上山坡，冷風迎面撲来，我不禁一連打了幾个寒噤，趕忙將風衣的領子倒豎起来。紐約已經下雪了，因为聖誕来臨，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燦爛的聖誕樹，白絨々的雪花隐着可叮咚咚的聖誕音樂飄落下来，反而給人一种溫馨的感覺。

高金山的冷風夾着濕霧，直头罩下，竟是寒惻々的，於人肌骨。

大伯来開门，他拄了一根拐杖，行走起来，已經感力艰难了。

大伯，我給你帶了烟鴨掌来。

我舉起手上的禮盒，大伯顯出很高興，接过禮盒去，笑道：

虧你还想得到，我們現这个社意思給忘了！我有預備茅台，正用得着这个。

我放下行李箱，把身上的風衣脫去。大伯公寓裡，茶几、沙發、連地上都堆滿了一疊疊的舊報紙，舊雜誌，亂頭六色，非常凌乱，大概都是賣剩下的。

喏，这就住年的小包子——齐生。

大伯拄着拐杖，蹣跚的走到窗前，把茶盒擱到窗上。这下我才看見，窗前那边，靠着窗户的一張椅子上

蜷縮着一個矮小的老人，大伯在跟那个老人說話。老人顫巍巍的立起，朝着我緩緩的移身過来，在灯光下，我看清楚老人原来是个駝背，而且他僂得厲害，整個上身往前傾俯，两片肩胛高高聳起，頸子吃力的伸了出去，頂着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，老人身子十分瘦弱，同上着的一件寬鬆黑綢夾襖，仿佛掛在一副骨架子上似的。

「走起来吗？」大伯笑着。

「唔，是有点儿任平生的老人你走来，打量了我片刻，突头微笑道。老人的臉削瘦得只剩下一个巴掌窄，一双灰白的眉毛紧紧到在一起，[illegible]嘴角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愁容不展似的，他的嘴角宝全垂掛了下来，笑起来，也是一付悲苦的神情。他的声音細弱，帶着顫音。

「他是你非立表伯，齐生。」

大伯一面在擺設碗筷，回头叫道。

一刹那，我的腦海內電似的掠过一連串歷史名詞：「民盟、救国会、七君子」，这些事事刻到的歷史名詞，都與他生學家名教授非立息息相関，可是我一時却与他相当民盟[illegible]我们家的非立表伯與目前这个愁容滿面的衰残老人連在一起。

「你不会認得我的了，」老人大概見我盯着他一直发怔，笑着說道，「我看見你的時候，你才两三岁，还抱在手裡吃。」

「人就在可神奇了呀！大伯在那边插嘴道，「变成歸国健將、救国会領袖、

孔雀牌

(24×25)

[illegible]！

大伯知道我这次回去跟北京做生意，[illegible]敢不以为然。

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

「我[illegible]花旗美國人，当買办的[illegible]，大伯，」我自嘲道。

「但「花買办」是買花中國的东西的，」鼎立表伯喜滋滋道，他[illegible]细的笑了。

「你怎麼不带了太太也回去風去風去？」大伯問道。

「明珠跟[illegible]到瑞士度假去了，」我答道，隔了片刻，我終於解釋道。

「她不肯跟我去中國，她怕中國的醫[illegible]。」

大伯老人[illegible]了一下，隨即呵呵的笑了起来。明珠有潔癖，倒的有具味她会便秘，連尿也撒不出。我们花表島的家裡，那三间房间的一斗四季都吊滿了鮮花，打[illegible]得香噴噴的。我们公司有一对同事夫婦，則去中國旅游回来，同事太太告訴[illegible]明珠，她去游長城，上公厠，苦[illegible]茅坑裡有蛆。明珠听得花容失色，这次到我家麼游說[illegible]，也不为所动。

大伯擺好碗筷，招我们把刀叉去，大家坐[illegible]定下来。实上連我家表的建腊，一共有七八樣菜，大概都是依了裡買来的。

「你表伯作主刚到，」

大伯打向了一瓶黃台，倒滿一度銅酒壺裡，遞了給我，我替大伯、鼎立表伯斟上了酒。

「今天我替你表伯接風，也算是你送行。」

大伯畢起了那隻小角的青瓷面板，[illegible]坐着表伯，兩个老人又摸手又嘆氣，半晌，大伯才向陸道：

「老弟，今夕何夕，想不到咱們老弟兄還有面的一天。」

鼎立表伯坐在椅上，上身微傾到桌面上，他的頭子伸得長長的，揪着他那一头乱蓬蓬的白髮，嘆息道：

「是啊，表哥，[illegible]我自跳在魔鬼的嘴里！我們三个人都跳了一口苦台，灌到肚的酒像九一般流到到肚皮裡去。大伯用手抓起一隻酒杯掌指嘗起来，他拍着那隻鴨掌，指点了到鼎立表伯一下。

「你從紐約去海，他終上海又要去紐約——这个世界直是頭手倒了吓。」

「我是做夢也想不到巫命到美國来[illegible]，鼎立表伯[illegible]歎道，

「我們一直以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，」大伯為了調劑[illegible]計蝦仁到鼎立表伯的態子裡，「这麼多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。前年你表嫂过世，你哥哥鼎從紐約来看我，我們两人还感嘆了一番。当初大陸撤退，我們最大的錯誤，就是讓你和任平留在上海，[illegible]意應該也應該送着你的两人一起逃向台灣。」

「那時我和任平是，」鼎立表伯苦笑道，「上海解放，我正準備去代表團去北京迎陳毅叔。」

孔雀牌 (24×25)

早斗

「早知如此，那次我把你抓起来，就不放你去了——乾脆把你押到台湾去！」大伯呷了一口酒，咂了咂嘴向我道：「你们鼎立表伯，当斗是有名得很的民主闯士呢！一天到晚在大会报上骂表反政府的言论，又带领学生闹学潮，搞甚麼『和平运动』，动员同学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通通抓了起来！」

大伯越着阿阿的笑了起来，他的眼眶失去了控制，眼泪盈盈溢出，他忙用袖角抿抿几抹掉。

「你那时吗，可要得好危险啊！」大伯指着鼎立表伯摇头道：「剐了手的！走狗似牙的！」

「嗯——」鼎立表伯直摇手，憋住的笑着，他的眉头却仍旧纠在一处，一脸漫色。

我学起腾相，故鼎立表伯。

「表伯，我觉得你们『民盟』邪了不起吧！我通通，当时压力那麼大，你们一点也不退缩。」

我夸他，我做了多府，尤其是对不行的中国民主同盟的资料，尤其是民国二十三年时他们参加「救国会」请愿抗日，「七君子」逮捕下狱的事迹，我最感兴趣。鼎立表伯望了望我，接着一座小山一般，他呢了一口酒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

「民盟」後來犯傻，」鼎立表伯俄然道「我們徹底的失敗了，

五七斗反右，「章羅反党聯盟」的案子，把我們都捲了進去，全部打成了右派，「救國会七君子」沒有一个有好下場——王造時、章乃器給向的欲生不得、欲死不能，連梁漱老也換毛澤東當的臭孔，我們一个个也就噤若寒蟬了——」鼎立表伯的声音悲戚起来，「癸卯」「甲辰」寅恪悼王靜安的詩有两句：「齊世之乱何時歇？五侯今日皆苟活！」我們是苟活了二十斗阿——」

鼎立表伯[illegible]有点哽咽住了，大伯等起酒壺劝慰道：

「来、来、来，老中，「一壺濁酒喜相逢」，你能长来还且得着我这个老表哥，只俗很不錯的。」

大伯殷勤劝酒，两个老人的眼睛都给得冒了红。两杯苦酒下肚，我也感到金身的血液在同样地燒了。

「莫怪我来迟你们，」大伯把那個烟的那到鼎立表伯跟前說：「你们这班民主人士也要負一部份责任哩！你们天天收国政府，青斗罗生所你们的活，都作出起乱来。」

「表哥，你[illegible]当時[illegible]瞎眼見到的，」鼎立表伯極力分辯道，「勝利以後，那些接收大員到了上海南京，表現得实在太坏！甚麼五子登科、「有[illegible]係」有理」，上海南京的人都說他们是「切收」——民人就是那樣子的，我们所以他保持纸面[illegible]應？」

大伯靜了靜的声音，又用袖角抹了一抹滴到面頰上的眼淚。抓起了半盃，他突然舉起来靠在窗沿的那根拐杖，指向窗廊墙壁上那張大照片叫道：

孔雀牌

No. 10

(24×25)

「都是蕭先生走得太早，走得不得其時！」大伯的語音變得激昂起來，「要不然，呂南京不會出現那種局面。蕭先生飛机出事，並是我去掉他的遺体迎回南京的呢。有些人表面悲哀，我知道他們心中暗喜，蕭先生死了，沒有人敢管他們，他就可以開作非為了。我有一个部下，在上海作租界主到一棟漂亮的房子，要來送給我慶功。我罵了他一頓：『國家就是這樣給你們敗壞的，還敢來賂賄我？』我看到那批人那樣亂搞，實在痛心！」

大伯這着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的敲了兩下，敲得地板咚咚响。

「我陪到學生小蕭先生的靈前，故意痛哭，我哭給他听！蕭先生，蕭先生，我們千辛萬苦贏來的勝利，都給那批

孔雀牌

(24×25)

不肖之徒葬送了啊！」

大伯那張圓圓的胖臉，兩腮抽搐起來，痛哭流涕，一張臉形成赤黑，顯出沈着汗光，說罷，他冷笑了兩声，繼續道：

「我不肯跟他們同流合污，他們當然安排排我嘍。當我任重道遠的時候，有過改之嫌。我跟他們旧賬，回我國在七十六号的時候，我一輩子沒出賣過一个同志。只有一次，受刑實在忍不住了，服從了一些條件。事後我也向蕭先生自首過，蕭先生諒解我，沒有處分我。勛章呢！我也沒坐過老虎凳的人，那裡值得受刑的滋味！」

「表哥，你抗日有功，我們都知道的，將立表伯安撫大伯道。

大伯將他那隻有福相面相，把杯裡半杯茶一口吸去了。

「大伯，你要添碗飯麼？」我伸手去拿大伯面前的空碗，大伯並不推辭，卻突然想起了甚麼似的，問我道：

「你參加追悼會，幾時舉行的？」

「就明後兩天，中二天就舉行。」

「唔——」大伯從鼻子眼裡哼了一聲，「共產黨也真會折騰人，把人麼死了，又拿人家的骨頭來發一番。」

「他們準備搞多久呢？」我想他的名譽吧。

「人都死了，還平反甚麼？」大伯提高了嗓音。

「不是這麼說，鼎立表伯曾經說道，『任平平反了，齊生的問題如迎刃而解。』我的案子要不是今年初得到平反，鼎立申請我來美國，他們肯定不會放人。」

「我死了我就不要平反！」大伯停了一刻，又接着說道，「老實說，除了蘭先生，也沒有人有資格替我平反。齊生，你去替你爸爸追悼會，回來也好替你大伯料理後事了。」

「大伯，你老人家要住到一百歲，」我趕忙接着說道。

「你這是說甚麼話？」大伯望起兩道花白的眉刀層，「你堂哥怕老婆，是個沒出息的人，我不指望他。大伯一直把你當做自己兒子看待，大伯並不想多管你，只希望你一件事：大伯死了，你一把大火燒我屍，連骨灰撒到海裡去，任他飄到台灣也好，飄到美國也好。——千萬莫把我葬在美國！」

大伯轉向鼎立表伯道：

「美國這个地方，病不得，死也死不起的！」鬼三廣東大的墓地就要兩三千美金，莫說我沒錢買不起，買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些洋鬼子去搶去！」

大伯淚着喝乡的架了起来，他拍了乡他那粗壯的腰，說道：

「這年紀我腰骨子痛，痛得厲害。」医生捏了捏他的脈搏查出来裡面生瘤，很可能還是惡性的呀。」

「医生說可不可以開刀呀？大伯，」我急切問道。

「我這把年紀還開甚麼刀？」大伯揮了一下手，「近来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寧。——我瞧得，我的大限也不会遠了。」

我仍紐住了大伯一下，莫覺伯媽過世後這兩年来，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。他臉上不是肥胖，竟是浮腫，兩隻眼袋又重又大了。上面沉沉莫莫的暗斑，麻木沒法去来，眼袋上都是黑褐之的。

「鼎士，」大伯微眼注之的注視着鼎士表伯，声音低沉的說道，「你罵我是劊子手，你沒錯，你表哥這一生確实殺了不少人。那時我奉了蕭先生的命令去殺人，並沒有覺得甚麼不对，為了國家嘛。可是現在想之，器械殺的都是漢奸、共產黨，可是到底都是中國人哪，而且還有不少青年男女呀。殺了那麼多人，唉——我看也是白殺了。」

「表哥——」鼎士表伯叫了一声，他的嘴唇震动了两下，「如像安日說甚麼似的。」

「鼎士——」大伯沉痛的嘆道，他伸出手去，拍了一下鼎

立表伯高兴的肩膀，「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，都白费了——

两个老人，对着坐着，叹息了一番，抓起来。我感到空气如像要凝固，呼吸都有困难了似的。跟着酒精及我身体疲劳的流动着，我却感到一阵眩晕的寒意，汗毛都张了起来。我记起去年永新刘纽约来看我，我喝永新有八年未曾见面，往前我自己母亲大都是保钓的支友，我抽身得早，幾年也博士哈完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，永新今日投入，连当位也抽出，最后来一直守望於切。那天我们两人在一起，談着談着，突然流泪起来，我言以对。我和永新也一直谈到再提起保钓运动，可是我们知道很似

中都在搞着这件事，而且永们都在供奉「四、二九青年运动」这一天，在雪地裡，我和永新有靠着，随着千千百百个中国青年，大家第之一次的喊道。「新亲台，中国地！的主台，我们的！」而呼喊，像潮水般向着日本大使馆冲去。

大伯要

四点钟，我们都被摇醒，我须早起，趕八点钟的班机，而[illegible]

宝岛，回到家乡，鼎立表伯已经卸去了外衣，因穿了一套皮毛夹棉毛衫裤，更显得瘦骨嶙峋。他躺在地上，打开了一只黑漆皮的旧箱子，从裡面掏出

孔雀胸

(24×25)

他的肩膀高高隆起如像背着一张皮毛

刷落而

也这样

也

3一件草綠的毛線背心，把那孩子送回。我穿非左表伯穿上背心，山魏之的把上了牀，才把灯熄掉。我躺在張舊的沙發上，窗帘裏着一個保溫瓶，里陪中，我可以所得到对面牀上老人時緩時急的呼吸声。我的思情向她起伏不定，想到兩天後，花上留着多加父亲的追悼会，我不禁惶惶然。他躺在沙發上，常敞小眼睡的沙發上，他也「睡不着」吗？一陣酒气沒了上来，我感到我的思想被酒精追得分散了，我也有点反胃。

他

睡着

氣溫，食睡食涼。

「你睡不着麼，先生？」

黑暗中，非左表伯伯的声音傳了過来，大概老人听到我在牀上一直輾轉反側。

「我想到明天去上海，心裡有点緊張，」我答道。

「哦，我也是，这次要去美國，我後都睡不着。」

我摸索着找到擺在牀边的外套，把我裝煙的盒拿出打火机点着，吸上一枝烟。

「就幸点上海遠不遠，天氣？」我问道。

「遠的多，大概要多的多，半个多鐘头的飛行，我想你就睡着了。」

「哥倫坡，追悼会定，後天的骨灰寄去就下葬，」

孔雀、腕

(24×25)

「就葬公墓吗？」老人疑惑道，「念佛是『龍年到十公墓吗？』那是个新的，普通人还是不去吗。」

「我病不太清楚，反正龍葬在龍年就是了。」

「龍年公墓早就没有啦——」

老人翻了一下身，黑暗中，他那颤抖的声音忽近忽远的飘荡着。

「文革時候，我们的『五七幹校』就在龍年公墓的那儿，我们祖祖辈辈都到龍年了，变成了龍塚。那是个老公墓，有的人家，祖宗三代都葬在那儿，也通通给我们挖了出来，卡车拉出幾卡車的死人骨头——我的背，就是那時候受伤的——」

公墓，听起很諧音，

我猛吸了一口烟，我感到我的肩翻得更加厉害，一陣酸味冒上来，有些想作呕了。

将香烟按熄掉。

「美国的公墓怎麼樣，齐生？」隔了半晌，老人試探着問道。

「就是你古伯伯的那块墓地，一个一块地要两三千美金哪？」

「这要看地方，麦伯，贵的，便宜的，都有。」

「纽约吸？纽约有便宜的墓地形，像『有是有，在里人区，不过也有些孔雀岗。』

孔雀牌

老人看我这些，掉了一滴下泪了，悄悄的望我迟

疑。

「先生，你可不可以替我一个忙？」

老人的[illegible]，立高高兴兴地。

「的，表伯，我在这。

「你往中国回来，可不可以顺道到处去看看。我想托

给的人找一块地，也不必太讲究，差不一些的地方行

。只要乾净就的——」

我静静的听着。老人的[illegible]阅书有[illegible]酸楚起来。

「我和你表伯妈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也有四十多年了，从来也没

有分开过。她为了我的政治问题，很吃了一些苦头，也可

以说是患难夫妻。这次到美国，本来她也有中途的

[illegible]了。

我们两人

上面公事[illegible]旅行一半耳才批准，她等不及，两个月前

病故了——这次我出来，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，

[illegible]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把她的骨灰放在箱子裡，也一起

带了出来，日後在这裡，再想法替她找个安息的地

方吧——」

老人伯伯，朝忽的不响了，

来，可你环在竹椅上，背中的寒意，渐渐的侵了过来，我

把被子拉起，将头也蒙上。渐渐的，我刚合上眼皮，

朦朦胧中，我好像听见野狗，野地上有許多人

在挖掘地坑，人影幢幢，花辉动着十字镐。我走近一个

坑，看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手拿着一柄圆锹，在奋力的挖掘。坑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

孔雀胆

他们的坑中，摸着，望着意外的了黑黑的死人骨头，一根根枯白的。老人，呆立圆眼，将他那些枯骨刮起，放在坑外，扔，他那枯圆眼上下飞舞着，一花之人骨。

他之墓穴圆圆地上，命定命，乙一命定，一座白森森的小山。我定神一看，持刀背，和你的老人，竟是古伯，他的骨多的舞动着手，强的圆眼，黄的花的摆摔死人骨头。他，那刺之便消了，拔之人骨滚落坑中，将天的埋陷民祖之，七手双手乱抓，狂喊道：

「死生——」

我狂乱跳，窟上冒出一阵冷汗，原来手指之经过民的沙霞的前，他来时醒了，去踢飞机了。

房中你葛藤，瞬，迷瞑中，大伯高大的背影，真立民头边，拽一座铁塔似的。

孔雀胸